

你有你的悲喜春秋，我有我的冷暖冬夏。
唯有你，明白我的忧；就如，只有我，懂得你的伤。



苏玄玄 著

朱丽叶的秘密

如果有一种圆满，

用支离破碎来成全，

突然奔赴这场亡灵之宴，

留寂寞浮城绝望守候？

女生苏玄玄第三弹倾情奉献

沙翁笔下浪漫传奇

禁果之恋悲绝面纱

当代世界出版社

朱丽叶的秘密

苏玄玄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丽叶的秘密 / 苏玄玄著.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090-0838-6

I. ①朱…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30046号

书 名: 朱丽叶的秘密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4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56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090-0838-6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顾尘朵濒临崩溃的边缘。

恐惧，骇然，惊魂失魄，皆因眼睁睁看着同事唐音音自28层大厦纵身一跃。

亲眼目睹伊人香消玉殒，这让本身就因为家庭环境而导致性格缺陷的尘朵更生雪上加霜的阴霾。

失措，困惑，噩梦不断。她万般不解，究竟什么原因让一个貌美女子不惜韶华倾销锦年？又是什么原因偏偏让泛泛交情的同事心陷图囿？

带着这些疑问，亦为了摆脱灵魂的负重与噩梦的纠缠，已然无法置身其外的尘朵决定将谜团解开……

故事，就从一本书一张纸片开始。

“我知，彼岸尽头，也若起点，轮回。”

“我知，遁世流火，也若星辰，永恒。”

“朱丽叶，唯有你，明白我的忧；就如，只有我，懂得你的伤。”

一张夹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纸签，似乎昭示黄泉之路的指引，蕴藏着死亡背后的玄机。

紧跟着这条线索，尘朵在音音迷宫般的人生里，推开那扇往事的大门，步步探寻，终于读懂了“朱丽叶”的秘密。

秋歌醉梦，尘梦葬秋，两种笔墨，描绘两种人生，却似遥相呼应。

当真相浮出水面，最后的结果，若应故事中他们的诠释：“不管哪一种人生，都会有遗憾。束缚，往往来自于自我。”

第一章

我踩着吱呀作响的竹梯小心翼翼地爬上了阁楼。

本以为阁楼用做堆放杂物，入眼定是杂乱不堪。出乎意料的却彰显空敞，不过就左方齐放了三个纸箱。

抬眼可见小窗。

这扇小窗做通风之用，窗前挂有贝壳小风铃，微风入窗，像是谁人闲趣，以指弄铃，清脆声响，俨然乐音。

而此时，我已无心赏乐。

环顾四下，判断唯有那纸箱装有琐碎杂物，我便兀自走过去。

探指在纸箱上抹过，手指沾染灰尘，可见近日无人打开过它。

微微失神，我忆起张老太之前说过的一段话：“出事前些天，音音总是神秘兮兮，我问她话她完全就不回应，没事儿的时候就待在阁楼上，不知她在那上面做什么……”

回过神，我蹲下来，迅速打开了纸箱查看。

前两个箱子装的是一些旧书，我拿出翻看，大多是些古典文学，不由忆起感性纤敏的唐音音彼时选学的就是汉语言文学。

打开第三个纸箱，里面只有两本相册，以及两本《圣经》。

《圣经》？

我翻看了下，一本较新一本较旧。

莫不是唐音音信奉这些？

不过，为什么有两本《圣经》，还是一模一样的？

想不明白。



于是，我试图从照片里找出点线索。

拿过一本一张张仔细看，其中有许多照片像是与家人的合影。

从婴儿开始，小学，中学……

我翻着相册，照片里音音是稚气的模样，笑得乖巧。

有一张她与小男孩抱着皮球的照片，我将它抽出翻过来看，发觉后面写着一个时间两个名字，“1992年春，唐音音，唐亦翔”。

唐音音，唐亦翔。我在心内重复着这两个名字。

唐亦翔，我不知他是谁，既然都姓唐，我猜他应是唐家的亲戚。

我接着——将它们抽出查看，发觉每张背面皆有注释时间，最近的是一张全家福，却已是陈年久远的20年前。

照片在手中，轻薄近至空无，然而，我却好似触到一堵昨日墙垣，一种清冷，横亘穿透，蔓上我的指尖，然后抵达我心深处。

我不由做了深呼吸。接着翻开第二本相册，里面是音音稍大时候的照片，从照片里看，大概是中学时期。

为何没有近期的相片？莫非被人拿走了？但是纸箱却不像是被人翻查过的。

再看仔细些。这般想着，我再翻看了一次相册。

想到兄妹家人这些字眼，我不免心有戚戚。

不由忆起唐音音曾对我讲过，在20年前，父母的车冲下悬崖，两人当场殉难，如此惨剧曾震惊一方小城。

那是怎样触目惊心的一幕？

照片上的面孔，有多少皆已化作涓埃，不复存在了么？

惧思中，突然风过，铃声叮叮当当一阵剧响。

我一惊，骇然抬头。

侧首看那摇晃的风铃，之前清脆之乐却骤然诡异，不由叫人心



下恐惧，脊梁骤升飏飏凉意。

我下意识环抱了手臂，抚了抚皮肤突起的鸡皮疙瘩。

待铃声缓止，我努力将心绪调整，再次转过头看向这几个箱子。

这三个纸箱里的东西看似平常无奇，可是，我坚信这里面有我所未察觉的东西——唐音音的秘密。

我决定再查看一次。

我站起来，将箱子里的物品统统倒翻在地板上。

有什么顺势滚到我的脚边，我弯腰拾起它，是个正在跳舞的塑料娃娃，这个小男孩大概只有拇指大小，虽然小，但面目分明，穿着格子花，做得精致。

我捏在指尖端详了下，这个娃娃不是挂饰，它倒是那种音乐盒里面跳舞的小人，如果是的话，那么何以不见音乐盒却独独只剩下这个？

猜不透。

我将它放入了衣袋里。

盘腿坐在地板上，我开始整理旧书，仔细翻看，查看书页里有无夹着什么。

阁楼分外安静。只是，铃声屡屡响得欢，而我的耐性方被点滴耗尽。

我放下书，不安地看着摇晃不定的风铃，暗想这个阁楼真是阴森得很。

这般想着，耳畔陡然响起唐音音在天台上与我的对话：

“尘朵，我厌恶世俗，世俗总会摧毁一切单纯美好，你说是不是？”

“如果世俗认定一样事物并非美好，它的存在，势必有引人非



议的瑕疵。是非因果，规律形成，这是自然而然的轨迹。世俗生成的感观不一定正确，但是音音，你又如何判断一样事物的存在就是美好？你又如何认定摧毁它就是一件坏事？”

“不，不。尘朵，你不懂，你看不清楚，是因为你本在这世俗圈内，它早已潜移默化得让你失去了你本应纯净的灵魂。”

“音音，人一旦降临于这个尘世，那么注定会受到世俗观念的洗涤，我们不过凡夫俗子，没有精雕细琢的完美。那些所期望的极致，没人做得到，尽力就好。音音，你要懂得，我们毕竟不是天使。尘世之间，没有天使。”

“是的。所以我要远离，要远离。你懂吗？要彻彻底底地远离它。我相信世俗之外有灵魂喘息之地，那片净地，是最完美的天使之城，我要在那里重生，等待我的羽翼逐丰。”

“你在说什么啊？音音。”

“良人之约，执手共赴，执手共赴，良人之约。”

“音音，你在说什么我没听清楚，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告诉我，我们好好谈谈，好不好……”

“敬爱的神明，我没法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敬爱的神明，我痛恨我自己的名字，因为它是你的仇敌；要是把它写在纸上，我一定把这几个字撕成粉碎，撕成粉碎……”

“音音，我们好好聊聊，你不要再往边上走了，很危险……音音，音音……”

想到这里，想到那个情节，我不由闭起眼来，深深吸气，迫使自己镇静。

谁人不晓，尘人尘事，来来去去，皆不可拒。

悲喜愁苦，酸甜苦辣，人生必须去一一体味，作为红尘俗世的我们，是没得选择，更无法脱逃。



然而，唐音音，你为何偏偏要选择一种最极端的方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那么美丽的你绝望得连生命亦无所谓了？

死亡，真的是唯一的解脱吗？

想到这些，我重重叹息道：“你到底是为什么……”

自言自语间，我拿过一本书，目光倏然落于它下面的那摞书籍上，那是一本……

我定睛一看，中间夹着的那本书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我急急探手将它抽出，果真是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

一大堆古典文学中，却独独只有这本外国文学小说？

思绪一滞，我缓缓翻开它，里面夹着一张小纸片。

纸片上的字体娟秀，字迹却有些洇开，但纸张不粘手，不应是潮湿的关系。

我细看内容，它像是对着谁人述说的一段话语：

我知，彼岸尽头，也若起点，轮回

我知，遁世流火，也若星辰，永恒

朱丽叶，唯有你，明白我的忧；就如，只有我，懂得你的伤

请将你的手放入我的手中

默念崇奉的上帝之语，朝着它的指引，抵达最纯净的地方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只要坚信，你一定能看到

我就站在那里，朝你伸手，迎你来到

你的罗密欧



最后的署名是罗密欧。

这一小段话，它一定有什么意义。

它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甚是困惑，莫非是这本小说里的话？是因为喜欢它，所以将它手抄下来？

那这纸片上所指的朱丽叶，是指小说人物，还是指的其他？

会否指的是音音？

倘若是，那么，罗密欧又会是谁？

我的目光再次落在这张纸里，我注意到背后好像也写着什么。

翻过来一看，确实是。

背后的字体，比前面的要小一些。

阁楼光线较暗，极难字字辨清，正待我想靠近小窗时，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条件反射地，我不由一哆嗦，手中的书掉在地上。

这一瞬我是被吓得不轻，连手心都已然冒汗，而包里的手机还欢快地唱着歌。

不由在心头狠狠埋怨着谁人作怪此时来电，我掏出手机，上面显示顾启扬的名。

我吸了口气，按下接听键：“什么事？”

我的声音虽低，但他却听出我的不稳情绪：“怎么了？”

“没什么。”我应道，随即警觉地反问，“是不是甄姨……”

“不是她有事。别老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的。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刚巧在外面办点事，被你的电话吓了一跳。”

他笑道：“好像我的电话总不是时候。”

“那是因为你给我的电话太少了。”



“比起你回家的次数，好像多得多。”

“看来，你对我的成见是理所当然的事。”

“对着我，你可以这么不礼貌，但对着别人可不能老这样。”

顾启扬的言辞已是犀利。

“因人而异。”我简单回应。

我们的谈话似乎又变得了然无趣。

“晚上回家吃饭。”他不再多语。

“是甄姨叫你给我电话的？”

“除了她，已是没人喊得动你做这做那了。”

“你不也这样？”我淡淡地说。

“不和你抬杠，记得叫上韩溯，7点钟准时到家来。”

“嗯。”

“你们，还好吧？”

“好得很。”

“那就好，收敛一下你的坏脾气，特别是在她面前……”

“回头见。”不容他说完，我挂掉了电话。

我能猜想得到顾启扬握着话筒叹息我的臭脾气与薄言凉语。

收敛？我已经收敛许多了，如今在甄姨面前，我简直已经变得不像自己。

如果做回自己，以顾尘朵的性情，第一件事，那就是与韩溯撇清关系，老死不相往来。

站在窗口看着蓝天，我探手抚动着风铃，心事重重。

稍待，我将这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放入了手提包中，接着我将书籍相册迅速收拾完毕，最后环顾四下，但见阁楼恢复到最初入眼时的样子。

第二章

别过张老太，从旧公寓走出来。

下意识地，我转过身去看，这幢老房子等不了半年就会被拆掉。

届时，张老太的儿子会把她接到另处居住，而这些关于音音的遗物，只得烧掉。

音音在这儿租房住了一段时间了，我想，张老太对音音是有感情的，不然说到烧掉，她亦不会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了。但事实上，唐音音的遗物，除了烧掉，亦是别无它法。多年前的那场车祸带走了她最亲的人，也不知道她还有些什么亲戚，也不知道警察能否联系上他们。

没有亲人的，才是最孤独的。从12岁开始，我就深知这个道理，也就是从12岁开始，我开始体味一种孤独，虽然满眼里都是伪善的面孔——拿着亲人两个字做着幌子的面孔。那些潜藏的压力，我从未觉得与之抗衡有多难，从未感觉畏惧。

只是，曾几何时，韩溯这个名字，终让我有了无奈之感。

韩溯的父亲韩祁顺不仅仅是顾家的私人医生，也是甄姨的好友，彼时，两家一直有所来往。

可就算如此，也不一定非要把上辈的那种好强加于我和韩溯身上，以前听甄姨说过韩溯不错之类的话，倒也未曾在意，去年韩祁顺出国时甄姨又对他说起结亲的想法，他一句赞成就让甄姨铁了心，于是三番两次地向我提及这事儿，还反复说她有她的道理。



我真是不理解，就算他们是好友，但也不一定非要把上辈的那种好强加于我和韩溯身上，看来，迂腐的思想和年代无关。

本来，这件事情有一段时间甄姨不提了，未曾料到，半年前她突然病倒，在病中，她慎重地要求我与韩溯两个月内结婚。

当好友岑之凉听闻我提及甄姨要我嫁给韩溯时，笑着说看来我的一生同韩溯这个名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彼此牵牵绊绊，剪不断理还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我的宿命。

我告诉她，顾尘朵从来就不相信宿命。

宿命，等同，必然。

必然只是一种说法。而谓之宿命，无非是给软弱一个极好的借口。

我坚信如此。虽然26岁，我必须违心妥协。

回想到此前我这样说的时候，之凉她反问我：“为什么是26岁？”

我简单回答：“我决定先和他订婚，就在6月1号我生日这天。”

6月1号，是我的生日，26岁的生日，亦是和韩溯的订婚之日。

“我明白了，如此说来，你最终只有缴枪投降，所以你答应了甄姨和韩溯订婚，这就是在你挣扎而挣扎不了的妥协。”她笑笑，轻叹，“我太理解这种感受了，长辈们都这样，总觉得帮我们物色一个了如指掌的人做枕边人最为妥当，他们的顾虑是没错，可是却忽略了婚姻之前有个步骤叫恋爱，恋爱不就是让双方相互了解的过程嘛，所以两个知根知底的人要谈场会心动的恋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若真省掉恋爱这个步骤，人生该多无趣。”

我只笑不语，虽然我赞成她后面的说法，但前面的话却是不对。我这样的决定看似妥协，其实不然。

我之所以和韩溯订婚，是因为我想通了些许事情。



那天，我欲找甄姨理论，却被顾启扬推到门外，我以作战者的姿态站在医院走廊上，准备再返回病房，却无意地听及护士路过时的对话，一瞬，幡然醒悟。

“护士长说现在不能随便换班了，你也晓得她这人多古板。”

“那怎么办，我今晚真有急事，不能值夜班……”

“不如这样，你待会儿多让她看到你，反正她7点半就下班了，等她走了你再走，我帮你打考勤卡，明天早上早点来，她一上班又看到你在，我们不说她肯定不知道。”

“也对，她看到我在的假象，也一定以为我上了晚班的。”

“没事的，兜个圈而已……”

我在心里反复念着两个字，假象，假象。

有时候，与其直面一场惊涛骇浪，不如换个角度看得一片碧海蓝天。

“她都病成这样了，你当真想要把她气死才心甘？这病已是绝症，医生说只能拖一天算一天，你就不能有一次顺了她的心意吗？你的心里不管有什么疙瘩，她终究是你继母。”

这是最初听到甄姨提出要我与韩溯结婚时被我断然拒绝后，顾启扬将我拉到病房外一脸肃穆地对我讲出的一番话。

我看着他，虽然我不喜欢甄姨，不喜欢她的儿子顾启扬，但我又不得不承认他的说法，不管如何，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突然忆起父亲的话来，他说朵朵，你以后要孝顺甄姨。

我当然不想做忤逆女。就算不是为了甄姨，也该为了父亲的这句话，听从她这一次。毕竟，她时日无多。

我能怎么做？似乎也只能妥协。

不是我终究选择妥协，而是，我终究明白使出缓兵之计做出假象来过关。



所以那天当我重新走进病房里，我这样对着甄姨说：“甄姨，我想了许久，或许你的确是为我好，所以我会竭力按照你说的去做。但于心而言，要我与韩溯立时结婚这真无可能，我不想违抗你的意愿，可我至少需要一点时间。我不是和你谈条件，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想法，我可以先和他订婚，两年之内，指不定不到两年，总之待我们真的足够融洽，我们再结婚亦不迟。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认识他，了解他，爱上他。”

我的话说得极为虔诚，语气温软，我相信自己表现得无可挑剔，在甄姨的眼里，以我平素的脾气，能退到这一步真是最后底线了。

所以，她思索一阵后，终点头应允：“尘朵，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只会越来越糟。韩溯毕竟是我看着长大的，你们也熟知对方，现世之下，人心叵测，作为母亲，我无法不担忧，总之，你能和他在一起，我真的很放心。”

她说这些，其实我并未耐心地听。而她用到母亲这个词，我更不觉多感动。我只是想着，我与韩溯的关系，就和她的病情一样，亦不过是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没有真正的婚姻约束，我是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彻底自由的。

尔后，那场订婚宴，我的种种积极行为，不过是做给甄姨看。至于韩溯对我的迁就，我想不是因为他父亲的话，恐怕他也不会愿意早早入了围城来。

韩溯，他的心思我太了解，在他面前，我亦可做一名心理专家，足以琢磨他的心思。

从张老太的住所出来，我缓缓地走着，思绪不歇。

为抄近道，我绕进小巷子。



大概周边是旧房，巷子里也没什么人。

我满怀心事地走着，不知是因为天气阴沉，还是因为地上的潮湿，有凉气自脚心渐渐蔓来。

倏地，背心一阵凉，我下意识地转了身去看。

巷子仍旧空空荡荡，只是，为什么我总是觉得被一双眼睛在暗地注视？

心烦意乱之感再次席卷而来，我侧身靠在墙上，打开手提包，掏出烟，点燃吸着。

重重吐出一口烟，我努力平稳着心绪，继而自嘲一笑，何以我要这么害怕？

在唐音死后的这些天来，这种惶惶之感就浓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整个人总会莫名地恐、莫名地慌、莫名地乱。

我到底在困扰什么？

唐音出事，从现场勘查以及那封经过专家辨析的、放在她文件夹里的遗书，警方很快便确认其为自杀。

既然连警察都已确认她是自杀，我不该自寻烦恼。

重重叹息后，我侧眼，瞧见一团逆光打在旁边墙面上。

我不由摊开手掌，徐徐地靠近那束光，想要触碰那点温暖。

蓝的天，白的云，晴朗的现在，有多少人却还停在阴雨的昨天，走不出来，孤单打转。

浮城寂寞，旧事斑驳，荒芜了人生，放逐了贪恋，是不是一种勇敢？又是不是一种圆满？

这种圆满，竟是用身体的支离破碎去完成，决然奔赴一场亡灵之宴，正如，美丽的她一样。

多么天真。

想到这些，我的眼眶不由发烫。